

心扉為你開

冷玥

羅震宇仔細地打量了宋迦南一番，俊俏的外貌、文質彬彬的氣質，再加上一副迷人的好嗓音，果然易令人心生好感；尤其那輕柔的語調，若再說上幾句甜言蜜語，深信沒有幾個女人能抗拒得了這種致命的吸引力。「我是怡馨的男朋友。」

豈知，吳淑娟立刻截口：「別聽他的。你如果沒見過什麼叫：人不知自丑，馬不嫌臉長的話——」抬手朝羅震宇比了比。「此人就是最佳代表。」

羅震宇第一次破人當面這麼「醜化」，氣得咬牙切齒。「你……」

這時，吳淑娟看到葉怡馨已把車子開出來，立刻拉著宋迦南往那邊走。「我們走，你才是怡馨的唯一戀人。」

「等一下。」羅震宇移身擋住兩人去向。「今天一定要把話說清楚。」

此時，葉怡馨也看到羅震宇，立刻熄火下車跑過來擋在宋迦南面前。「你想做什麼？」羅震宇見她如此護衛他，更加惱火：「怡馨，他有什麼好？我是那麼地喜歡你，難道你都不明瞭我的心意嗎？」

葉怡馨怕宋迦南誤會，心慌地回頭看了他一眼，但宋迦南表情平靜，讓她稍感放心。

「那祇是你的一相情願，我對你並沒有那種感情。」

羅震宇當著情敵的而被心愛的女子拒絕，心裡有著難以言喻的難堪，轉眼指著吳淑娟。「他想腳踏兩條船，你……」

「你少平空捏造事實了，我才沒有愛上迦南呢！我們三個人是好朋友。」吳淑娟將葉怡馨和宋迦南拉在一起。「他們才是戀人，我是局外者。」

葉怡馨用力點頭，不自覺地往宋迦南身邊靠過去。

羅震宇見她點頭，又看她往他身上靠，無疑地承認了兩人的戀人關係，這使得他感到忿怒和不服。憑什麼他可以讓兩個女人拚命為他辯護？論人才，自認不輸他；論家世，看他的樣子應該不是出身富豪之家。思及至此，忍不住衝口而出：「他同時和你們兩個富家女交朋友，也許有什麼可疑的企圖。」

葉怡馨和吳淑娟相視一眼。葉怡馨不安地回頭看他，宋迦南眼底閃過一絲異色。

吳淑娟賞了羅震宇一記大白眼，真想縫住他那張大爛嘴。她千方百計才幫好友釣出

這條深藏在暗礁裡的美麗好魚，如今已在收網階段。這個大混帳竟然投下一塊大石頭企圖讓魚驚走。

葉怡馨看著一直沉默不語的宋迦南。她絕口不提家世，祇希望能在不參雜太多身份論之下，用一顆真誠的心和他交往，害怕家世會讓他退縮。

宋迦南看了她們一眼，對羅震宇淡然淺笑。「如果連交個朋友還要以貴賤論之，那友情還有何珍貴之處，你說是嗎？」羅震宇愣住了，半句話也答不出來。

吳淑娟向葉怡馨使個眼色，葉怡馨會意拉著宋迦南就走。「我們走了，我的車擋住別人了。」

宋迦南微笑點頭，與羅震宇擦身而過，和她走向車子。

宋迦南那從容不迫的氣度令吳淑娟大為折服，待他們離去後，對羅震宇劈頭就罵：「沒風度、沒水準，虧你還是個企管碩士，修養這麼差，我勸你還是回去多看幾本書再出來混吧！」末了，還對他吐舌頭轉身就離開。最近附近出現一個生面孔的帥哥，想去瞧瞧清楚。

羅震宇閉上眼睛歎口氣，轉身慢慢地走向車子。他不得不承認宋迦南是個強勁的對手，那翩翩的風度、深厚的涵養皆為他所不及。今天本意是想扳回劣勢的，沒想到第一回合就敗得如此淒慘。

葉怡馨緩速開車，邊開車邊觀宋迦南的表情，他一如往常沉默地平視著前方，看不出對剛才的事有任何特別的感受。她雙眼注意路況，心頭卻逐漸籠罩著不安，害怕兩人就這樣結束了。

宋迦南突然開口問：「你和淑娟都有很好的家世？」（二十七）

「是的，關於這件事，我自己也想問問猴藏。但是在聽猴藏說出這件事之前，請各位先聽我說一些話，否則你們可能無法瞭解這件事的前因後果。」

接著，珠世便紅著臉，一五一十地把昨天在湖心的那件事告訴大家，她一邊說，放在膝上的手也一邊微微地顫抖著。

當珠世說完之後，大夥兒都愕然地看著她。

橘署長大概也察覺到自己剛才說話太冒失，祇好不時乾咳幾聲，以掩飾自己的尷尬。

小夜子則睜大眼睛，緊緊握住珠世的手。

珠世見狀，隨即拍拍小夜子的手說：「上了汽艇之後，佐智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做了什麼事？我完全不清楚。」

珠世說到這裡，停頓了一會兒，然後又鼓一起勇氣繼續說：

「剛才我醒來之後才發現自己正躺在床上，老實說，我比大家更想知道那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佐智到底有沒有對我……」

雖然她一直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緒，然而那股憤怒的感覺已在她心中化成一團熾熱的火焰，使得她的語氣越來越尖銳、高亢。

一旁的小夜子祇能悲痛地握著她的手。

「猴藏，把你知道的事一五一十地說出來，不必有所顧慮。就算是再糟的事，我也願意接受、面對。祇要你原原本本將真相說出來，知道嗎？」

「小姐，你看過那張紙條了嗎？」

「嗯，看過了。請你待會兒順便說明一下關於這張紙條的事。」

猴藏舔了舔嘴唇，這才斷斷續續地開始說起昨天發生的那件事。

然而不擅言的他，實在無法把話說得很流暢，所以橘署長和珠世祇好不時插口問他。

根據猴藏所說，昨天傍晚四點左右，他接到一通不知從哪裡打來的電話。

這通電話告訴他，珠世現在正在豐田村的廢墟裡，還說事態嚴重，而且關係著珠世的名譽，所以最好由猴藏獨自把珠世接回來，千萬不要驚動其他人。對方說完這些之後，便掛上電話了。

「因此，你說去接珠世？」

「嗯，我沒有告訴任何人這件事，便悄悄地划船去。」

「那麼，珠世真的在豐田村的廢墟裡嗎？」

「是的。」

「那時佐智還在不在那裡？能不能請你把當時的詳細情形說一遍？」

「當時小姐躺在床上，臉色非常難看，我幾乎以為她死了。後來我發現小姐的嘴邊有一股濃烈的藥味，所以她應該祇是被藥迷昏了而已。」

「佐智……佐智怎麼樣了？」

梅子歇斯底裡地叫聲響遍整個大廳。猴藏一聽到梅子的聲音，忍不住轉過頭去，狠狠瞪了對方一眼。（七十九）

大神家

橫溝正史

歡喜冤家

原著：西湖漁隱主人

李星去了。劉玉與岳父母把前事一說，袁家夫妻道：「好了，幸喜女孩兒還在。賢婿，你去打聽，仔細通知了渾家。見景生情，不可造次。」袁家取了一副舖陳，五兩銀子，一個小使，並女兒小時的一個香囊把與劉玉。登時別了，一路而來。非止一日。

到了蔣村，天已晚了。尋一客店安下。次早梳洗，問了店家，指示了蔣家大門。劉玉著小使拿了香囊道：「你祇管走進去，若有人問你，你說安陽縣袁相公來望元娘娘。切不可說是我劉字起。」小使說：「這些不須吩咐。」一直走了進去。

恰好這日蔣青往鄉間去了，不在家。故此沒人在家中答應。小使走到堂後，恰好見一標綵婦人，便拜了一個揖道：「煩勞說一聲，安陽袁相公，來望元娘娘。」文歡曉得原故，忙往樓上叫道：「大娘娘，你快下來。」大娘見說，一徑下樓。祇見小使叫聲親娘。

元娘一看，便哭起來。「大官人特來望著親娘。」把香囊與元娘一看，元娘道：「快請進來。」文歡忙走出前廳，那小廝已早出外，把手一招，劉玉走進廳前。

文歡道：「請相公里邊來。」元娘迎將出來，兩下遠遠望見，都便哽咽。見了禮，二人哭做一堆。女僕便都道是兄妹，祇有文歡曉得是夫妻。因元娘待文歡如妹子一般，文歡感激不盡，又蔣青偷他一事，元娘也知，並不妒他，故此亦不與蔣青說寄書事起，這是兩好合一好的故事。

元娘住淚，請了劉玉往樓上坐了，將前情說個透徹道：「我正然早早尋死，因有孩兒，是你的骨肉，恐絕了你的宗支。今已六歲了。」劉玉道：「如今在那裡？」元娘道：「在書房裡。」

劉玉道：「取名喚什麼？」元娘道：「名字是我取的，叫做蔣本劉。」正說間，文歡抱上樓道：「小叔來了。」本劉朝著劉玉作上一個揖。劉玉看見他生得眉清目秀，心下歡喜道：「乖兒，讀什麼書了？」本劉道：「《論語》。」劉玉挑他一句，背如流水。劉玉大喜，文歡擺上一桌道：「兄妹們就在樓上坐罷，晚上就在此間安宿，不必書房裡去。」

元娘請丈夫坐了，附著耳道：「明日我將些金銀與你，拿到店家藏了，陸續運到幾千兩，叫了船隻，暗暗約了日子，帶了孩兒逃回鄉。不可吐露。」

劉玉喜道：「若得賢妻如此，方見本心。」（七十一）

病毒

蔡駿

「我不知道，莫醫生什麼話也沒說，就跟他們走了。」

「那你現在在幹什麼？」

「整理一些東西，與病人們聯繫讓他們不要再來了，很快公安局就會把這裡查封的。」她一邊說一邊捧起了一大堆文件。我立刻上去幫她接了過去。

「ROSE，聽我說，不要在什麼做了，既然這裡要被查封了，你就快些走吧，這些文件都是些騙人的東西。」

我翻開了其中幾頁，大部分都是一片空白，有的也是些記錄病人自述的鬼話。翻著翻著，我看到了莫醫生辦公桌上的台歷，在今天的記事欄裡面，寫著幾個鋼筆字——她在地宮裡。

又是「她在地宮裡」。這些天來，這五個字已經令我的精神幾乎崩潰了，我對這些字產生了一種條件反射似的恐懼，立刻把眼睛閉上了，就像過去看恐怖片時候，最緊張的那一剎刻大多數人都有的一種既想看清楚又想閉上眼睛的矛盾的感覺。

但我還是睜開了眼睛，這幾個字寫得很潦草，似乎非常匆忙，最後的幾個筆劃已經有些變形了，在最後的「宮」字最下面的那一點旁邊是一大塊藍色的墨水印跡，也許最後他太用力了。

「對不起，ROSE，你來看看，這是不是莫醫生的筆跡。」我想確認一下。

她看了看：「是的，是他親筆寫的。她在地宮裡？什麼意思？」

「ROSE，你不知道嗎？」

「看不懂這五個字。」

「過去也從來沒看到過？」

「是的。有什麼不對？」

我長出了一口氣，懸著的心放下了：「沒什麼不對，這很好，很好。」

她繼續在整理著那些無聊的文件。我突然把手壓在了她要拿的東西上，大著膽子說：「ROSE，別管這些東西了，你得想想今後。」

她對我笑了笑：「我想我會找到新的工作的。」

「現在就離開這裡吧。」

她猶豫了一會兒，最後點了點頭，和我一起下了樓。她最後看了四週一眼，換了換她的辦公桌和電話，輕輕地說：「其實我挺喜歡這裡的。」

「如果沒有莫醫生，這裡的確是一個清靜的好地方，連我也想在這裡工作啊。」

「算了，人不能永遠生活在寂靜中。」她自言自語的說。

「說的對。」

打開門，外面卻在下雨，一個雨中的元宵節。她找到了一把傘，對我說：「一塊兒走吧。」

我們擠在同一把傘下，離開了診所。我回頭望著這棟小樓，也許是最後一眼了。（五十四）



伸出手指在她面前比劃，左雲飛不禁告訴她：「弄清楚，這是有順序的。你先做惡夢掉下椅我才鬼叫的，別誣賴我。」話又說回來，什麼年代了，小學生早就不流行在門外大叫，現在都用大哥大找人

了。「我那個年代的小學生都這樣叫啊！」她睜著一雙無辜的眼睛，不服氣的反駁。

「鬼扯！我年紀比你大，我小學時候都沒這樣。」

「那是因為我純樸啊看她的眼睛眨呀眨的，果真有幾分『純樸』。」

左雲飛在心中悶哼——選純樸哩！是蠢——僕吧！蠢蛋的傭人。

她看出他心中的想法，不想理他地轉身進屋裡，「你來幹嘛！」

「送保護費呀！」因為這句話，他說得鏗鏘有力，中氣十足。同時順手塞給她一個厚甸甸的信封。

拿著錢，左媯婷咬著牙猶豫，「我……」

盯著她，左雲飛突然把臉湊到她面前，「收下吧！我私人送你的，沒人知道。」

「可是……」她拉扯他的衣角，仍是猶豫。

歎了口氣，左雲飛心中甚是無奈，「有骨氣也要顧慮生活。看看你，把自己弄得一副營養不良的鬼樣子。」

「我……我這是學著獨立。」

他斜視她，「像『湖濱散瀆散記』裡的梭羅自己蓋房子，做零工維持生活，幻想自己在隱居？」

「那叫大隱隱於市！」

「錯；那叫小隱隱於林，跑到深山躲起來。而你，居住在繁華城市一隅，才是真正的在隱居。」

「我喜歡這樣生活。」他盯著她問：「喜歡這種三餐不濟，把所賺的錢左手進、右手出，寧勒可勒緊褲帶也不屈服的

生活？」

別過臉去，她倔強的道：「安於這種清貧思想有什麼不好？人活得更要有格調，不能因為生存，就把自己的尊嚴放在腳底下踩。」

他近乎無力的安撫她：「去相親不算把尊嚴放在腳底下吧？別這麼死腦筋。去相個親，吃吃飯而已，這跟格調無關，OK！」

對別人無關，之於她可有大大的關係。她生氣地吼著：「我如果答應去相親，不出三天，就會有著蠅蚊子黏上來，然後你爺爺、你爸爸和我爸爸就會像花癡嫁女兒一樣把我半買半送的倒貼給人家。」

「不會啦！」他壓根兒不相信。

「會，就是會。」她近乎頑固的堅持，「那群死老頭子就這樣做過，我要是不逃出來祇怕早就被賣掉了。」

見她說得如此嚴重，左雲飛不禁想笑。「那群老頭子是誰？」

提到他們，她依舊心中有氣。「還有誰？你老頭。我老頭，還有個糟老頭子。」

糟老頭子？左雲飛笑得往後倒在榻榻米上。這房子真是不大，三間榻榻米房間，就數這間十疊大房間最大。既是客廳，也是餐廳及起居間，有時更是左媯婷睡覺地方。（三）

金屋藏刁

方子衿

Global Green Franchise 長城保險
Great Wall Insurance Agency
314-395-6002

代理衆多保險公司，我們幫您比價，尋求最優費率！

Perry Li 李光文
(636) 579 1888

汽車保險 商業保險
房屋保險 健康保險
人壽保險

9666 Olive Blvd., Suite 203, Olivette, MO 63132
Tel: (314)395 6002 Fax: (314)395 0898

聖路易新聞
St. Louis Chinese Journal

廣告、新聞請洽

⇒ www.stlouischinesejournal.com
⇒ E-mail: ad-slcj@slcjmail.com

Tel:314-991-3747 Fax:314-991-2554